
《雜阿含經·第 1199 經》

(1-1)簡介：本經教導如果形成「我是女性」或「我是男性」之認定，相當於落入惡魔的圈套。正確的做法，首先，不停留在性別層次做刻板的二分或遂行性別歧視；其次，在禪修、智慧、窮盡煩惱等無關乎性別卻切要於解脫的要項，落實精進且高超的工夫。

(1-2)劉宋·求那跋陀羅(Guṇabhadra)譯文(T. 99, vol. 2, p. 326a-b)，大致相當於巴利語的〈蘇摩(比丘尼)經〉(Somā-sutta)：¹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·祇樹·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蘇摩比丘尼，住舍衛國·王園精舍·比丘尼眾中，晨朝，著衣、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食已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畢，持尼師壇，著右肩上，至安陀林，坐禪。

時，魔波旬作是念：「今，沙門瞿曇住舍衛國·祇樹·給孤獨園，有蘇摩比丘尼，住舍衛國·王園精舍·比丘尼眾中，晨朝，著衣、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；食已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畢，持尼師壇，著右肩上，入安陀林，坐禪。我今當往，為作留難。」即化作年少，容貌端正，往至蘇摩比丘尼所，問言：「阿姨！欲至何所？」

答言：「賢者！欲至遠離處去。」

時，魔波旬即說偈言：「仙人所住處，是處甚難得，非彼二指智，能得到彼處。」

時，蘇摩比丘尼作是念：「此是何等·欲恐怖我？為人？為非人？為姦狡人？」作此思惟已，決定智生，知：「是惡魔，來欲擾亂。」即說偈言：「

心入於正受，女形復何為；智或若生已，逮得無上法。

若於男女想，心不得俱離，彼即隨魔說；汝應往語彼。

離於一切苦，捨一切闇冥，逮得滅盡證，安住諸漏盡。

覺知汝，惡魔！即自磨滅去。」

時，魔波旬作是念：「蘇摩比丘尼已知我心。」內懷憂、悔，即沒不現。

(1-3)白話翻譯(參考巴利語本及其英譯本)：

¹ Bhikkhu Bodhi (tr.), “SN 5.2,” *The Connected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*, Boston: Wisdom, 2000, pp. 222-223. 參閱：《別譯雜阿含經·第 214 經》，T. 100, vol. 2, p. 453b-c. 相關的討論，參閱：Bhikkhu Anālayo, “Attitudes Towards Nuns: A Case Study of the Nandakovāda in the Light of its Parallels,” *Journal of Buddhist Ethics* 17 (2010): 332-400; Naomi Appleton, “In the Footsteps of the Buddha? Women and the Bodhisatta Path in Theravāda Buddhism,” *Journal of Feminist Studies in Religion* 27/1 (Spring 2011): 33-51; Pascale Engelmaier, *Women in Pāli Buddhism: Walking the Spiritual Paths in Mutual Dependence*, London: Routledge, 2015.

我是這麼聽說的：有一個時候，佛陀在舍衛國(Sāvattihī)遊化，停留在祇陀林·給孤獨園裡(Jeta-vane Anātha-pindikassa ārāme)。

那個時候，蘇摩比丘尼(Somā bhikkhunī)在舍衛國(Sāvattihī)遊化，停留在王園精舍裡，身處比丘尼團體當中。早晨，穿好衣服，在拿著鉢子與僧衣之後(nivāsetvā patta-cīvaram ādāya)，進入舍衛城乞食。吃了之後，返回精舍，在收拾好鉢子與僧衣，以及洗過雙腳之後，將坐具(nisīdana/ 尼師壇)放在右邊肩膀上，去到安陀林(andha-vana/ 暗林)，坐禪。

那個時候，惡魔波旬(māro pāpimā)這樣想：「目前，沙門瞿曇(samaṇo Gotamo)在舍衛國遊化，停留在祇陀林·給孤獨園裡。蘇摩比丘尼在舍衛國遊化，停留在王園精舍裡，身處比丘尼團體當中；早晨，穿好衣服，在拿著鉢子與僧衣之後，進入舍衛城乞食；吃了之後，返回精舍，在收拾好鉢子與僧衣，以及洗過雙腳之後，將坐具放在右邊肩膀上，去到安陀林，坐禪。我現在該去製造妨礙(antarāyaṃ √kr/ 製造干擾)。」接著就變化成少年男子，容貌端正，去到蘇摩比丘尼的所在，問說：「大姐！想要去哪裡？」

蘇摩比丘尼回答：「賢者！想要去遠離處。」

那個時候，惡魔波旬以偈頌講說：「舉凡仙人(Skt. ṛṣi/ Pāli, isi)所達到的境地，都是難以獲得的，而那也不是藉由女性(Skt. stri/ Pāli, itthī)僅二指量的短小智慧(dvaṅgula-paññā/ 二指智)所能達到的。」

那個時候，蘇摩比丘尼這樣想：「那一位想要使我害怕的是誰？那是人嗎(manusso vā)？或是非人嗎(a-manusso vā)？還是奸詐狡猾之徒？」這樣思考之後，產生確認的理解，而認清：「那是惡魔波旬(māro ayam pāpimā)，為了擾亂而來的。」接著就回以偈頌：「

當心態處於良好的等引定境的時候(cittamhi su-samāhite)，身為女性還能起什麼作用(itthibhāvo kiṃ kayirā)？當通達認知轉起的時候(ñāṇamhi vattamānamhi)，就獲得無以倫比的法目。

任何眾生如果心態離不開『我是女性』或『我是男性』(itthāhaṃ puriso ti vā)之認定，該眾生即跟在惡魔的後面在說話；惡魔適合去對那樣的眾生講說(taṃ māro vattum-arahati)。

已經割離一切的困苦；已經捨棄一切的昏暗；已經達到概念認定暨感受之熄滅(saññā-vedayita-nirodha/ 想受滅、滅盡)的實證；安住於已經窮盡了諸多煩惱之泄漏。

已經看出你的底細，惡魔！那就自行退去吧！」

那個時候，惡魔波旬這樣想：「蘇摩比丘尼已經看穿我的心計。」滿懷憂愁與失望的心情，就銷聲匿跡。

《雜阿含經·第 1200 經》

(1-1)簡介：本經教導以吉離舍瞿曇彌比丘尼為例，惡魔波旬想要製造的擾亂之所以不得逞，要點有三：其一，體認追求子女所招致之困苦而終結對子女的

追求，因此走到「子女死亡」之終點線；其二，體認追求男人或追求女人所招致之困苦而終結對男人或女人的追求，因此走到「尋覓男人或尋覓女人」之終點線；其三，以安住於無復煩惱之泄漏為目標專精修行，因此得以不憂愁、不哭泣、不懼怕。

(1-2)劉宋·求那跋陀羅(Guṇabhadra)譯文(T. 99, vol. 2, p. 326b-c)，大致相當於巴利語的〈吉離舍瞿曇彌(比丘尼)經〉(*Kisāgotamī-sutta*)：²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·祇樹·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吉離舍瞿曇彌比丘尼，住舍衛國·王園精舍·比丘尼眾中，晨朝，著衣、持鉢，至舍衛城乞食。食已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畢，持尼師壇，著肩上，入安陀林，於一樹下，結跏趺坐，入晝正受。

時，魔波旬作是念：「今，沙門瞿曇住舍衛國·祇樹·給孤獨園，時，吉離舍瞿曇彌比丘尼住舍衛國·王園精舍·比丘尼眾中，晨朝，著衣、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；食已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畢，持尼師壇，著肩上，入安陀林，於一樹下，結跏趺坐，入晝正受。我今當往，為作留難。」即化作年少，容貌端正，往至吉離舍瞿曇彌比丘尼所，而說偈言：「汝何喪其子，涕泣憂愁貌？獨坐於樹下，何求於男子？」

時，吉離舍瞿曇彌比丘尼作是念：「為誰·恐怖我？為人？為非人？為姦狡者？」如是思惟，生決定智：「惡魔波旬，來燒我耳。」即說偈言：「

無邊際諸子，一切皆亡失；此則男子邊，已度男子表。

不惱，不憂愁，佛教作·已作。

一切離愛苦，捨一切闇冥，已滅盡作證，安隱·盡諸漏。

已知汝，弊魔！於此自滅去。」

時，魔波旬作是念：「吉離舍瞿曇彌比丘尼已知我心。」愁憂、苦惱，即沒不現。

(1-3)白話翻譯(參考巴利語本及其英譯本)：

我是這麼聽說的：有一個時候，佛陀在舍衛國(Sāvattī)遊化，停留在祇陀林·給孤獨園裡(Jeta-vane Anātha-pindikassa ārāme)。

那個時候，吉離舍瞿曇彌比丘尼(Kisāgotamī bhikkhūnī)在舍衛國(Sāvattī)遊化，停留在王園精舍裡，身處比丘尼團體當中。早晨，穿好衣服，在拿著鉢子與僧衣之後(*nivāsetvā patta-cīvaram ādāya*)，到舍衛城乞食。吃了之後，返回精舍，在收拾好鉢子與僧衣，以及洗過雙腳之後，將坐具(*nisīdana/* 尼師壇)放在肩膀上，去到安陀林(*andha-vana/* 暗林)，在一棵樹下，以兩腳交疊盤坐的姿勢，為了進入白天的禪修作息(*divā-vihārāya/* 入晝正受)。

那個時候，惡魔波旬(*māro pāpimā*)這樣想：「目前，沙門瞿曇(*samaṇo Gotamo*) 在舍衛國遊化，停留在祇陀林·給孤獨園裡。吉離舍瞿曇彌比丘尼在舍衛國遊化，

² Bhikkhu Bodhi (tr.), "SN 5.3," *The Connected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*, Boston: Wisdom, 2000, pp. 223-224. 參閱：《別譯雜阿含經·第216經》，T. 100, vol. 2, p. 454a-b.

停留在王園精舍裡，身處比丘尼團體當中；早晨，穿好衣服，在拿著鉢子與僧衣之後，進入舍衛城乞食；吃了之後，返回精舍，在收拾好鉢子與僧衣，以及洗過雙腳之後，將坐具放在肩膀上，去到安陀林，在一棵樹下，以兩腳交疊盤坐的姿勢，為了進入白天的禪修作息。我現在該去製造妨礙(*antarāyaṃ* √*kṛ*/ 製造干擾)。」接著就變化成少年男子，容貌端正，去到吉離舍瞿曇彌比丘尼的所在，以偈頌講說：「妳為何獨自坐著(*ekam-āsi*)，還帶著一張哭泣的臉(*rudam-mukhī*)，好像死了兒子似的(*mataputtāva*)？單獨進入園林之後(*vanam-ajjhagatā ekā*)，妳在尋覓男人嗎(*purisaṃ nu gavesasi*)？」

那個時候，吉離舍瞿曇彌比丘尼這樣想：「那一位想要使我害怕的是誰？那是人嗎(*manusso vā*)？或是非人嗎(*a-manusso vā*)？還是奸詐狡猾之徒？」這樣思考之後，產生確認的理解，而認清：「那是惡魔波旬(*māro ayaṃ pāpimā*)，為了擾亂而來的。」接著就回以偈頌：「

我已經結清兒子死亡這一回事(*accantaṃ mataputtāmi*)；這樣，也就終結了尋覓男人這一回事(*purisā etad-antikā*)。

我不憂愁(*na socāmi*)；我不哭泣(*na rodāmi*)；我不怕你(*na taṃ bhāyāmi*)；已經做了佛陀教導所應該做的功課。

一切由喜愛所招致的困苦皆已割離(*sabbattha vihatā nandi*)；昏暗之積聚皆已捨棄(*tamokkhandho padālito*)；概念認定暨感受之熄滅(*saññā-vedayita-nirodha*)；想受滅、滅盡已經實證；我安住於無復煩惱之泄漏(*viharāmi anāsavā*)。

已經看出你的底細，惡魔！那就自行退去吧！」

那個時候，惡魔波旬這樣想：「吉離舍瞿曇彌比丘尼已經看穿我的心計。」滿懷憂愁與苦惱的心情，就銷聲匿跡。

《中阿含經·第12經·毘婆沙經》

(1-1)簡介：本經透過世尊與釋迦族人毘婆沙的對話，闡明造業、修持、與受報之間的關係。修行者雖然在過去造作了身、口、意三方面夾雜著煩惱的不善行為，但是到後來，一方面，致力於熄滅而不再造作身、口、意三方面夾雜著煩惱的不善行為，另一方面，經常地安住在以真知灼見為骨幹的貫徹修持，尤其經常地安住在善巧地觀看六項知覺活動，即得以藉由如此的修持，順著一期生命的歷程，清醒地且正確地達成心解脫。

(1-2)東晉·瞿曇僧伽提婆(*Gautama Saṅghadeva*)譯文(T. 26, vol. 1, pp. 434a-435a)，大致相當於巴利語的〈毘婆沙經〉(*Vappa-sutta*)：³

我聞如是：一時，佛遊釋鞞瘦·迦維羅衛，在尼拘類園。

爾時，尊者大目乾連與比丘眾俱，於中食後，有所為故，集坐講堂。

是時，尼乾有一弟子，釋種，名曰毘婆沙，中後，徜徉，至尊者大目乾連所；

³ Bhikkhu Bodhi (tr.), "AN 4.195," *The Numerical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: A Translation of the Aṅguttara Nikāya*, Boston: Wisdom, 2012, pp. 572-575.

共相問訊，卻坐一面。

於是，尊者大目乾連問如此事：「於毘破意云何，若有比丘身、口、意護，汝頗見是處：因此，生不善、漏，令至後世耶？」

毘破答曰：「大目乾連！若有比丘身、口、意護，我見是處：因此，生不善、漏，令至後世。大目乾連！若有前世行不善行，因此，生不善、漏，令至後世。」

彼時，世尊靜處宴坐，以淨天耳，出過於人，聞尊者大目乾連與尼乾弟子釋毘破共論如是。世尊聞已，則於晡時，從宴坐起，往詣講堂，比丘眾前，敷座而坐。

世尊坐已，問曰：「目乾連！向與尼乾弟子釋毘破共論何事？復以何事，集坐講堂？」

尊者大目乾連白曰：「世尊！我今日與比丘眾俱，於中食後，有所為故，集坐講堂。此尼乾弟子釋毘破，中後，徜徉，來至我所，共相問訊，卻坐一面。我問如是：『於毘破意云何，若有比丘身、口、意護，汝頗見是處：因此，生不善、漏，令至後世耶？』尼乾弟子釋毘破即答我言：『若有比丘身、口、意護，我見是處：因此，生不善、漏，令至後世。大目乾連！若有前世行不善行，因此，生不善、漏，令至後世。』世尊！向與尼乾弟子釋毘破共論如是。以此事故，集坐講堂。」

於是，世尊語尼乾弟子釋毘破曰：「若我所說是者，汝當言是。若不是者，當言不是。汝有所疑，便可問我：『沙門瞿曇！此有何事？此有何義？』隨我所說，汝若能受者，我可與汝共論此事。」

毘破答曰：「沙門瞿曇！若所說是，我當言是。若不是者，當言不是。我若有疑，當問瞿曇：『瞿曇！此有何事？此有何義？』隨沙門瞿曇所說，我則受持。沙門瞿曇！但當與我共論此事。」

世尊問曰：「於毘破意云何，若有比丘生不善身行，漏、煩熱、憂戚；彼於後時，不善身行滅，不更造新業，棄捨故業，即於現世便得究竟，而無煩熱，常住、不變，謂：聖慧所見、聖慧所知也？身；生不善口行，不善意行，不善無明行，漏、煩熱、憂戚；彼於後時，不善無明行滅，不更造新業，棄捨故業，即於現世便得究竟，而無煩熱，常住、不變，謂：聖慧所見、聖慧所知？云何，毘破！如是比丘，身、口、意護，汝頗見是處：因此，生不善、漏，令至後世耶？」

毘破答曰：「瞿曇！若有比丘如是身、口、意護，我不見是處：因此，生不善、漏，令至後世。」

世尊歎曰：「善哉。毘破！云何，毘破！若有比丘無明已盡，明已生；彼無明已盡，明已生，生·後身覺，便知·生·後身覺；生·後命覺，便知·生·後命覺；身壞、命終，壽已畢訖，即於現世一切所覺，便盡·止息，當知·至竟冷？猶如，毘破！因樹有影。若使有人，持利斧來，斫彼樹根，段段斬截，破為十分，或為百分，火燒成灰，或大風吹，或著水中。於毘破意云何，影因樹有，彼影從是已絕其因，滅·不生耶？」

毘破答曰：「如是。瞿曇！」

「憍破！當知比丘亦復如是，無明已盡，明已生；彼無明已盡，明已生，生·後身覺，便知·生·後身覺；生·後命覺，便知·生·後命覺；身壞、命終，壽已畢訖，即於現世一切所覺，便盡·止息，當知·至竟冷。憍破！比丘如是正心解脫，便得六善住處。云何為六？憍破！比丘眼見色，不喜、不憂，捨求·無為，正念、正智。憍破！比丘如是正心解脫，是謂：得第一善住處。如是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知法，不喜、不憂，捨求·無為，正念、正智。憍破！比丘如是正心解脫，是謂：得第六善住處。憍破！比丘如是正心解脫，得此六善住處。」

憍破白曰：「如是。瞿曇！多聞聖弟子如是正心解脫，得六善住處。云何為六？瞿曇！多聞聖弟子眼見色，不喜、不憂，捨求·無為，正念、正智。瞿曇！多聞聖弟子如是正心解脫，是謂：得第一善住處。如是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知法，不喜、不憂，捨求·無為，正念、正智。如是。瞿曇！多聞聖弟子如是正心解脫，是謂：得第六善住處。如是。瞿曇！多聞聖弟子如是正心解脫，得此六善住處。」

於是，憍破白世尊曰：「瞿曇！我已知。善逝！我已解。瞿曇！猶明目人，覆者仰之；覆者發之；迷者示道；暗中施明，若有眼者，便見於色。沙門瞿曇亦復如是，為我無量方便說法，現義，隨其諸道。世尊！我今自歸於佛、法及比丘眾。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。從今日始，終身自歸，乃至命盡。」

世尊！猶如有人養不良馬，望得其利，徒自疲勞，而不獲利。世尊！我亦如是，彼愚癡尼乾不善曉了，不能解知，不識良田，而不自審，長夜奉敬、供養、禮事，望得其利，唐苦無益。世尊！我今再自歸佛、法及比丘眾。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。從今日始，終身自歸，乃至命盡。」

世尊！我本無知，於愚癡尼乾有信、有敬，從今日斷。所以者何？欺誑我故。世尊！我今三自歸佛、法及比丘眾。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。從今日始，終身自歸，乃至命盡。」

佛說如是。釋憍破及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(1-3)白話翻譯(參考巴利語本及其英譯本)：

我是這麼聽說的：有一個時候，佛陀在釋迦族所在的(Sakkesu)迦毘羅衛城(Kapilavatthusmim)遊化，停留在尼拘類園裡(Nigrodhārāme)。

那個時候，尊者大目乾連(Mahāmoggallāna)與一群比丘在一起，午餐過後，由於一些事情而聚集在講堂。

當時有一位尼乾(Nigantha)的弟子，釋迦族人，名為憍破(Vappa)，正午之後，徘徊到尊者大目乾連的處所；在問訊作禮之後，坐在一旁。

於是，尊者大目乾連提問：「憍破！如果有比丘(在今生)防護身(業)、口(業)、意(業)，卻產生不善的內涵與煩惱之泄漏，從而推動出未來生——你認為這樣的事情站得住腳嗎？」

憍破回答：「大目乾連！如果有比丘(在今生)防護身(業)、口(業)、意(業)，卻產生不善的內涵與煩惱之泄漏，從而推動出未來生——我認為這樣的事情站得住腳。大目乾連！如果過去生造作了不善的行為，就會因此產生不善的內涵與煩

惱之泄漏，從而推動出未來生。」

那個時候，世尊在安靜處禪坐(*paṭisallāna*)，以清淨且超過一般世人的天耳，聽到大目乾連與尼乾弟子而名為憍破的釋迦族人彼此間的問答。世尊聽到之後，在接近傍晚的時候，從禪坐起身，前往講堂，在比丘眾的面前，坐在所敷設的坐具上。

世尊坐好之後便問：「目乾連！你剛才與尼乾弟子而名為憍破的釋迦族人在談論什麼？大家何以聚集在講堂？」

尊者大目乾連回答：「世尊！今天我與一群比丘在一起，午餐過後，由於一些事情而聚集在講堂。這一位尼乾弟子而名為憍破的釋迦族人，正午之後，徘徊到我的處所；在問訊作禮之後，坐在一旁。我問：『憍破！如果有比丘(在今生)防護身(業)、口(業)、意(業)，卻產生不善的內涵與煩惱之泄漏，從而推動出未來生——你認為這樣的事情站得住腳嗎？』尼乾弟子而名為憍破的釋迦族人回答：『如果有比丘(在今生)防護身(業)、口(業)、意(業)，卻產生不善的內涵與煩惱之泄漏，從而推動出未來生——我認為這樣的事情站得住腳。大目乾連！如果過去生造作了不善的行為，就會因此產生不善的內涵與煩惱之泄漏，從而推動出未來生。』世尊！剛才與尼乾弟子而名為憍破的釋迦族人如此談論。大家由於如此而聚集在講堂？」

於是，世尊對尼乾弟子而名為憍破的釋迦族人說：「如果我說的是可被認許的，你就會認許。如果我說的是可被拒斥的，你就會拒斥。如果你有任何疑問，就會問我：『沙門瞿曇！這何以如此？這意義為何？』隨著我的講說，你能如此回應，我就可以和你一起討論下去。」

憍破回答：「沙門瞿曇！如果說的是可被認許的，我就會認許。如果說的是可被拒斥的，我就會拒斥。如果我有任何疑問，就會問：『瞿曇！這何以如此？這意義為何？』隨著沙門瞿曇的講說，我能如此回應。沙門瞿曇！那就和我一起討論下去。」

世尊問：「憍破！如果有比丘產生不善的身體行為，帶有煩惱之泄漏、逼迫之熱惱、以及心情之憂愁；然而，該比丘後來致力於熄滅不善的身體行為，不再造作新的不善行為，棄置過去的不善行為，那就在今生獲得究竟實踐，不帶有逼迫之熱惱，經常安住(究竟實踐)，(其究竟實踐)不再變動，至於究竟實踐，亦即，高超的智慧之觀看與高超的智慧之認知——你認為事情是這樣的嗎？身體行為如此；如果產生不善的口語行為，不善的心意行為，乃至不善的無明行為，帶有煩惱之泄漏、逼迫之熱惱、以及心情之憂愁；然而，該比丘後來致力於熄滅不善的無明行為，不再造作新的不善行為，棄置過去的不善行為，那就在今生獲得究竟實踐，不帶有逼迫之熱惱，經常安住(究竟實踐)，(其究竟實踐)不再變動，至於究竟實踐，亦即，高超的智慧之觀看與高超的智慧之認知——你認為事情是這樣的嗎？憍破！這樣的比丘(在今生)防護身(業)、口(業)、意(業)，卻產生不善的內涵與煩惱之泄漏，從而推動出未來生——你認為這樣的事情站得住腳嗎？」

憍破回答：「瞿曇！如果有比丘(在今生)如此地防護身(業)、口(業)、意(業)，

卻產生不善的內涵與煩惱之泄漏，從而推動出未來生——我不認為這樣的事情站得住腳。」

世尊讚歎：「禱破！答得好。禱破！如果有比丘已窮盡無明，已生起明知；由於已窮盡無明，已生起明知，正在生起身體即將告一段落的覺受的時候，即知曉『正在生起身體即將告一段落的覺受』；正在生起壽命即將告一段落的覺受的時候，即知曉『正在生起壽命即將告一段落的覺受』；而且知曉，一旦身體拋下、一期生命存續之官能結束運作、以及壽命告一段落，則存活時光所有的覺受，就跟著窮盡、止息、成為清涼(至竟冷／*sīti-bhavissanti*)——事情是這樣的嗎？禱破！譬如，樹影由於樹木才出現。如果有人拿著犀利的斧頭，砍伐樹根，又把樹木斬成十截，甚至百截，用火燒成灰，再讓大風吹散，或撒入水中。禱破！樹影由於樹木才出現，經由這樣的砍伐與吹散，使樹影出現的主因，也就斷絕、熄滅、不生起——你認為事情是這樣的嗎？」

禱破回答：「是的。瞿曇！」

「禱破！應該知道，也是同樣的條理，比丘如果已窮盡無明，已生起明知；由於已窮盡無明，已生起明知，正在生起身體即將告一段落的覺受的時候，即知曉『正在生起身體即將告一段落的覺受』；正在生起壽命即將告一段落的覺受的時候，即知曉『正在生起壽命即將告一段落的覺受』；而且知曉，一旦身體拋下、一期生命存續之官能結束運作、以及壽命告一段落，則存活時光所有的覺受，就跟著窮盡、止息、成為清涼。禱破！比丘如此地以正確的方式在心中解脫(如是正心解脫／*evaṃ sammā vimutta-cittassa*)，便能維持六項經常的安住(六善住處／*cha satata-vihārā*)。是哪六項呢？禱破！比丘在眼睛看到物質之後，既不因而快樂，也不因而難過(不喜不憂／*neva sumano hoti na dummano*)，只是安住於平衡之捨置(捨求·無為／*upekkhako viharati*)、心念現前(正念／*sata*)、正知(正智／*sampajāna*)。禱破！比丘如此地以正確的方式在心中解脫，即可稱為維持第一項的經常安住。同樣地，耳朵(聽到聲音之後)，鼻子(嗅到氣息之後)，舌頭(嚐到滋味之後)，身體(感覺觸境之後)，心意辨識法目之後，既不因而快樂，也不因而難過，只是安住於平衡之捨置、心念現前、正知。禱破！比丘如此地以正確的方式在心中解脫，即可稱為維持第六項的經常安住。禱破！比丘如此地以正確的方式在心中解脫，維持這六項經常的安住。」

禱破回答：「是的。瞿曇！已具備聞法訓練的高尚的弟子(*sutavā ariya-sāvaka*)，如此地以正確的方式在心中解脫，便能維持六項經常的安住。是哪六項呢？瞿曇！已具備聞法訓練的高尚的弟子，在眼睛看到物質之後，既不因而快樂，也不因而難過，只是安住於平衡之捨置、心念現前、正知。瞿曇！已具備聞法訓練的高尚的弟子，如此地以正確的方式在心中解脫，即可稱為維持第一項的經常安住。同樣地，耳朵(聽到聲音之後)，鼻子(嗅到氣息之後)，舌頭(嚐到滋味之後)，身體(感覺觸境之後)，心意辨識法目之後，既不因而快樂，也不因而難過，只是安住於平衡之捨置、心念現前、正知。是的。瞿曇！已具備聞法訓練的高尚的弟子，如此地以正確的方式在心中解脫，即可稱為維持第六項的經常安住。是的。瞿曇！已

具備聞法訓練的高尚的弟子，如此地以正確的方式在心中解脫，維持這六項經常的安住。」

於是，憍破對世尊表白：「瞿曇！我已經知道。善逝(*sugata*)！我已經了解。瞿曇！譬如，眼光清明之人，能將傾倒的予以扶正，能將覆蓋的予以顯發，能為迷途者指示正道，以及能在黑暗中提供燈明，使具備眼力者，因而得以看見物質。同樣地，沙門瞿曇以各種方法，為我講說法目，顯現義理，以及指引隨順可行的道路。世尊！我歸依佛陀；我歸依佛法；我歸依比丘僧團。懇請世尊接受我成為男性在家弟子(優婆塞/*upāsaka*)。從今天起，終生歸依，一直到今生壽命結束。

世尊！譬如，有人蓄養不良的馬匹，希望從中獲取利益，除了徒令自己疲勞一場，卻得不到任何的利益。世尊！同樣地，我對於愚昧的尼乾(*bāle niganṭhe*)，不善於通盤理解，認識不清其底細，也分辨不出是否應可供養之福田(*dakṣiṇīya*)，而在缺乏細心考察的情況下，卻長期予以奉敬、供養、禮遇，還希望從中獲取利益，除了徒然受苦，毫無收穫。世尊！我現在第二次歸依佛陀、佛法、與比丘僧團。懇請世尊接受我成為男性在家弟子。從今天起，終生歸依，一直到今生壽命結束。世尊！我以前由於無知，對於愚昧的尼乾，具有信心與尊敬，但是從今天起，都要予以斷除。理由何在？由於那是在對我欺騙與蠱惑。世尊！我現在第三次歸依佛陀、佛法、與比丘僧團。懇請世尊接受我成為男性在家弟子。從今天起，終生歸依，一直到今生壽命結束。」

這是佛陀講說的經教。名為憍破的釋迦族人與比丘們聽聞佛陀這一番開示，歡喜而奉行。
